

雾城斗

汪文风



内 容 说 明

这里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有巍峨高耸的山城美景、奔腾澎湃的长江、嘉陵江；有奢侈豪华的蒋介石官邸、血迹斑斑的行刑室；有臭水横流的贫民窟、纸醉金迷的歌舞厅；有喧闹的轮船码头、幽静的洋人医院；有掌握全市光明的电厂、深奥莫测的佛堂；还有那高山之巅的寺庙……

在1948年这幅雾城的画卷里，我党的地下工作者进行着不屈不挠的的机密活动，与敌人时而短兵相接，时而迂迴斗智。但是豺狼再凶，狐狸再滑，也逃不出高明的猎手。

《雾城斗》就是描写这一场我党地下工作者与敌高级特务进行大搏斗的长篇小说。

封面设计：陈 新

雾 城 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中 国 科 学 院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329,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15 13/16 插页 2

1981年1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001—320,000

书号 10019·3085

定价 1.10 元

—

一九四八年初夏的山城，大雾茫茫。

长江，从西向东奔腾而去；嘉陵江，自北向南而来，把山城劈为三块。西北面的市中区，人烟拥挤，商业繁盛，是蒋介石政府的军政要地；南面的南岸区，山色俊秀，林木葱茏，为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军政显要、洋行买办和各帝国主义派来的冒险家们的别墅和乐园所在；东北面的江北区，贫民居多，虽有不少街市，也是以小本经营为主。

天黑下来了，山城，亮起了电灯。在两江环抱的半岛上，一片灯光连着一片灯光，在市中区特别显得辉煌。灯光，逐渐向西向北延伸，变成星星点点，山色也慢慢转暗。

二更敲过了，三更敲过了，大马路上的店铺关上了铺板；银行、钱庄、公司、行号拉上了铁栅门，闭上了铁窗；行人渐渐稀少，逐渐绝迹了。

突然，一阵“喔喔”怪叫，一辆一辆的警车，嘶鸣着、奔驰着，在街头巷尾停下来，卸下了一批又一批凶神恶煞的国民党军警、宪兵。人行道上的石板被撬起来了，挖出了简易的工事，每个工事里都蹲上了好几个军警、宪兵，架起轻重机枪。穿西服和绸衫的人们，别着手枪，拿着五节电池的强光电筒晃来晃去，高声吆喝着：

“站住！”

“什么人？”

“再跑老子就开枪！”

“搜他！搜他！”

有的工人、学生、教员被推着、揉着、踢着、打着，从不知什么地方被铐出来，捆出来，大体上集中了十个八个，就押上一辆一辆用毡布密封的警车，由几个荷枪实弹的军警押着。然后，警车又发出“喔喔”怪叫的声音，令人心碎胆裂地由近而远，由远而近……

在傍着中山公园的一幢楼房里，一个四十岁上下、浓眉大眼、满脸络腮胡的汉子，轻捷地从床上爬起来，关了电灯。

当楼梯急促地震响的时候，他顺势把一根大木棒抓在手里，喘了两口粗气，沉着地闪身在房门背后。随着一片杂乱的敲门声，房门，被两三支枪托砸碎了，砸开了。手电光刚一射进黑屋，那汉子高举木棒就劈了下去，只听得“哎哟”一声，他纵横捭阖，噼噼就打翻了三个五个军警，象一头猛狮一样夺路从楼道向北冲去。

在他迅猛地砸开窗户，跃下地面，飞奔上中山公园的高坡时，后面才响起了“抓住他！抓住他！”“截住！截住！”“不要叫他跑了！不要叫他跑了！”的叫喊声，伴随着粗野肮脏的咒骂声，扳动枪栓的声音，军警、宪兵、特务跑动的声音，跳窗摔倒的声音，枪弹划破夜空的嘶鸣声……

那大汉跑到不远处一棵三五人方能合围的大树下，略微一停，趁着追兵未到的一刹那，把木棒甩了老远，三下两下就爬上了大树，在树上安装的一盏电灯的阴面隐蔽起来。他脸上的肌肉已经放松了，嘴角上绽露出了微微的笑意，看着追

赶来的军警、宪兵、特务慌忙火急、扑爬礼拜地在自己的脚下跑着，当官的用手枪枪筒猛戳着他的部下盲目地往前冲去……

几天以后，这个汉子刮光了脸，穿了一身咖啡色的上等薄毛料的西服，系着红领带，头发擦得油光锃亮，配上黑亮的尖头皮鞋，挺胸直背，神气十足地迈步在烈日曝晒的山城贵人们的活动中心——抗日英雄纪功碑的十字大马路上。

这个大汉前几天叫韩正，这几天改了，叫唐光。其实，他既不叫韩正，也不叫唐光，这已经是他离开工农红军参加大城市的地下工作以来，第十七八次的改名换姓了，而他的身份的变换，那就更是无法数计，只有他本人清楚。

他是四川省南部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儿子，从小随父亲练就了一身好拳脚。他父亲既有一身好武艺，又有一股倔强劲，好打个抱不平，因为得罪了当地的恶霸地主，被人家派人开黑枪打死了，他也由于租佃关系被投入了大牢。

他是用计谋在签子门里叫住守牢的狗腿子，掐死了那个狗腿子，赤手空拳打出来投奔红军的。红军长征时，他被作为种子留了下来，从农村到城镇，从山林到闹市，研究了各种各样的风土人情，熟悉了各种各样的生活习惯。

唐光的倔强劲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一身武艺也是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但是他说，他不打小的抱不平，而要打大的抱不平，就是要为工人、农民和一切劳动者，去打抱不平，去对付那些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和一切反动派。

唐光在大马路上走着，一路上端详着这三五里长的马路两边。这里有皇妃、乐园、国际、陶醉等七八家歌厅、舞池、旅社、妓院；有味鲜、香溢、鸿宾、芳香、海珍、山品等十余家大酒家，大餐厅；有心心、冠生园、梅乐、稻香村、芦荻荇等咖啡厅、西餐馆、哺卤房；还有国泰、唯一、仙女、迷宫等许多影剧院。唐光冷眼看着那些达官富贾、洋行买办、高级特务、金星将军、军火商人、毒品贩子、党棍袍哥；以及伴随着供他们玩乐驱使的歌星舞女、娼妓女侍、骗子拐子、流氓阿飞、江湖术士、人口贩子、堕落文人、黄色记者等等人物，在一个一个的蠕动着。

他漫步在这酒香肉臭熏人，淫歌浪曲四起，歌厅舞池灯光时明时暗，餐馆酒楼喧声时高时低的花花世界，总是有一种十分恶心的感情。这里的腐朽、没落、丑恶、下流，简直使他憋得发慌。

但是，他也高度地警惕着，因为他十分明白，他今天的出生入死，其目的跟解放战争前线的指战员们是一致的，正是为了埋葬这剥削者的世界，埋葬这一切的丑恶。他知道，正是在这里，由于形形色色的人物云集，各种各样的势力争胜，稍微一个冲突，就可能闹得碗碟与桌椅齐飞；三言两语不合，也容易引起种种枪弹嘶鸣。他也想到，正是如此，这里的人们也互相戒备，彼此猜疑，唯恐强中遇到强中手，恶人碰到更恶的人。在党的组织受到破坏、白色恐怖达到高潮的情况下，敌人在趾高气扬中麻痹，这儿正好是可以利用的一个空隙。

唐光走进群林市场，步入百老汇咖啡厅时，一眼便看到罗大姐洒脱地笑着向他招了招手。

罗大姐四十多岁，脸上略施脂粉，淡点双眉，微胖的身上

穿了一件青湘云纱的旗袍，白色透明的高跟鞋，左手腕上戴着金镯子，手指上闪着红宝石的戒指儿，简直象个贵妇人。从外表上看，谁能够知道呢，正是她，曾经组织过规模不小的武装起义，在崇山峻岭、悬崖绝壁之间率领队伍抗击过数十倍于我的敌人；正是她，曾经领导了武汉铁路工人、码头工人大罢工。为了革命的需要，她跟男工同样扛着大件大件的棉纱，踩着弹动起伏的跳板上船下岸，脸不红，筋不胀，每天要干十一二小时的活。

唐光走到罗大姐桌前，象晚辈对长辈、也象兄弟对嫂子似的略一点头，就坐了下来。

当罗大姐呼唤“boy！来一杯牛奶可可！”的间隙，唐光发现，她已经在百老汇咖啡厅的东西两门，都布上了纠察线。

“损失怎么样？”唐光问。

“不大！我们的同志已经转移了，我也转移了，停会再把地点告诉你。你还是先把你手里的情况说说吧！”

当唐光仔细地汇报着一件一件的事情和同志们的情况的时候，罗大姐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朗声发笑，真象两叔嫂或两姑侄在谈家常一样。

“我们现在的任务是……”罗大姐看了一眼周围，“‘加强学习，培养干部，调查研究，迎接解放。’要坚持这十六字的方针。具体地说，你的工作是把同志们的转移安排好，还要在有觉悟的进步青年中发展我们的力量。一个是要把敌人的潜伏弄清楚，一个是要保护城市、特别是电厂……”

“上次您说的那个地方，我打算派李明去！”

“是不是嫩了一点？”

“我想没关系，他嫩，敌人也会把他看得嫩。主要在帮助他应付那个新的环境，这孩子还行……”

“好！”罗大姐满意地笑了笑，又不露声色地思索了一会，说，“你了解他，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回头你跟他谈好以后，把他去的时候要的亲属关系和社会关系告诉我，我们要千方百计地堵死一切可能出现的漏洞。这是对组织负责，也是对我们的同志负责。那个地方，跟电厂的关系很大。电厂是城市的肝脏，也是城市的眼睛，我们……这，你知道……”

“您放心，大姐！”唐光笑着说。

“这是周恩来同志长期领导我们进行战斗的城市，我们一定要使它完整地交到人民的手里……”

唐光坚定地点了点头。

“至於别的任务，如二十四厂、二十五厂、铜元局兵工厂、十厂，我都另外派了人去。你今后，就专心抓住这个城市的肝脏，城市的眼睛……”

“好！”唐光爽快地说。

二

唐光穿了一身有背带裤的工人装，脸上、手上、衣裤上糊满机油，与十几个陌生人搭在一只小木船上，从南岸弹子石朝市中区的东水门码头划去。这条水路的选择，使他避开了繁华码头的许多双“狗眼”，同时又显得普通、自然……

小木船行至涂山下，水流湍急，浪花翻滚，颠簸得非常厉害。但是，整个山城，站在木船上仰望，已经可以一收眼底了。

在长江和嘉陵江两江汇合的江面上，枯水时节有一片大石滩露出水面，足有二三平方公里，人们把它唤做五桂石、乌龟石、夫归石。

相传大禹王治水之时，他们家就曾经住在南岸的涂山上。大禹王专心治水，三过其家门而不入。他的爱人怀抱着那个启，用五根桂树干绑扎了一个木筏，想渡过汹涌奔腾的长江，去寻找她的夫君。不幸木筏撞在一个万年大龟的壳上，碰得粉碎。她就爬到大龟背上，去眺望那为战胜洪水、造福人民的禹。这件事惊动了神灵。神灵认为大龟有罪，就罚大龟变成一块二三平方公里的大石头，让大禹王的夫人抱着还是婴儿的启，站在牢靠的龟背上头，遥寄她对大禹王的爱情……。据说，经过万年修炼的大龟，虽然被神灵变成了巨石，定在江心了，但终究是个妖精，因此几千年来，每逢端午节、中元节，趁着洪水暴涨，蛇虫复苏，鬼门关开启之时，都要兴妖作怪，撞破一些大小木船。人们为了镇住这个大龟，于是又在与涂山隔江遥遥相对的山城东水门墙垛后面，建了一个禹王庙。不过，经过了一万多年修炼的大龟，好象道行越来越大，连禹王爷也镇它不住，每年端午节、中元节洪水时期，照样肆虐，撞破船只，吞噬旅客，以至于今。

唐光早就听李明讲过这个故事，今天在此处遇到恶浪，脑子里又浮现出来。他想，难道不可以把这个礁石滩全部炸掉，永绝后患吗！想着想着，嘴角上露出了鄙夷的微笑。

环绕山城的两江上，江面很是热闹。市中区、南岸区、江

北区，好几十个码头摆在这里，东上西下、南来北往的大轮船、小火轮、大帆船、小渡轮和渡江小木船，往来如织。

从天刚麻麻亮到晚上三更以前，大轮船的嘶吼，小火轮的鸣笛，大帆船上几十个人划桨的呼号，小渡江木船桨片击水轻飘飘的响声，还有各种船只在码头进进出出当中人声的喧哗，相互的叫骂，川江航务管理处武装人员的呵叱，搬运工人“哼唷哼唷”的呼号，汇成一片。

那夹在市中区朝天门和望龙门两个繁华码头之间的东水门，相形之下却显得非常冷落。因此小木船刚一靠岸，唐光付了船钱，三跳两跳上了沙滩，没遇任何阻拦的就朝河街、陕西街、小什字走去，在小什字搭上公共汽车，直奔曾家岩。

唐光走在曾家岩的大马路上，背着夕阳，一直朝东南走。

在马路尽头，看见一个大辕门，门前站了两个如狼似虎的卫兵。在门口的两根巨大的洋灰门柱的一边，挂了一块白漆衬底黑漆书字的牌子，写着“内政部第二交通警察总队”，十分显眼。唐光想：“哼，这个武装特务部队，抗日战争初期是蒋介石的忠义救国军，抗日战争中期是汪精卫的和平军，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变成了内二警。它的存在，正是国民党反动派对内残酷镇压革命人民，对外投降帝国主义的明证啊！”

他离开马路，往左朝一条小街穿进去，两边有几家店铺：茶馆、冷酒馆，卖杂货的、卖香蜡纸烛的，看看那些坐柜的老板，端酒送水的堂倌，都是老头子、老婆婆和十五六岁的孩子，好象换了人。再往前走，左手有一个黑漆朝门紧闭着的小院。

一见到这个小院，他止不住全身热血涌流，甚至呼吸都好像暂时地停顿了似的：这里，是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曾家岩五

十号周公馆的所在，“我们的周副主席，曾经在这里接待过多少共产党员、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指示工作，组织斗争，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假抗日真反共、投降卖国的阴谋，阐明我党团结抗日的方针政策啊！”他想到这里，联系到新近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当了军统特务的刘某、冉某，地下党组织遭到的破坏，愤怒地咬了咬牙，一方面怒火中烧，一方面也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

他加快步伐，走完小街，眼下便是一条打了几个折的半山腰的石板路。左边矮墙垛外，悬崖陡壁之间，灌木丛生，杂草纷陈，崖下是浩浩淼淼的嘉陵江，原来碧绿碧绿的江水已经变得浑浊不堪，向南朝大溪沟、黄花园、四维桥、临江门、千斯门流去，在朝天门、江北嘴与长江汇合；坎上，是国民党一个大特务头子的花园，槐荫蔽日，冷气飕飕。再往前走一段，下了几步石阶，半山有一所破庙，烧香之人不知何往，而今是商务日报社的编辑部和印刷厂。

唐光走进破庙小门，在一个半山腰的吊楼宿舍里找到李明。

李明二十三四岁的年纪，中等身材，圆脸，一双活灵灵的大眼睛，既显得有些稚气，又显得有些精明、干练。他是报社的编辑，又是唐光的交通员。

他所在的这个地方，不论编辑、主任或是排字工人、印刷工人，都是上晚班的，因此夜晚八点以前很少见到人影。尤其是这个吊楼宿舍，人们除了午夜三时编完稿子看过大样以后，来睡一觉之外，整个下午直到晚上上班之前，几乎就只有李明一个人在。

唐光曾经借这个条件在此处召开过一两次小型的会议。眼下出事情了，虽然唐光左思右想也没有想出可能危及李明安全的因素；但是，他还是决定把他调开，一来避过哪怕是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危险，二来也是为了把他放到更需要的岗位上去。

唐光向李明传达了“加强学习，培养干部，调查研究，迎接解放”的方针，说明了他要去一个特殊学校任教的任务，让对方思索了一下，才问：“你对这个决定有什么意见吗？还有什么困难？许多问题看来需要在实际斗争中去发现和解决。但是，事先能够预计到的、考虑到的，我们充分地交换意见，总是有好处嘛！”

“大哥，我以后怎么跟你联系呢？”

“还是照样，我用天石的名义跟你联系。你过去与周星、田民不也这样么，由你定期约定时间、地点跟他们碰头，他们一般不直接找你。你要去的地方，应该把自己彻底隐蔽起来，主要是搞调查研究；你不要直接出面去参加政治活动，这些由我通过周星、田民他们去搞。这一点非常重要！”

“唔……”李明点着头，思考着。

“我们的政策是隐蔽精干，积蓄力量，长期埋伏，以待时机。这是我们成千成万的同志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取得的成果啊！千万不要忘了……”

天，已经暗下来了。吊楼下面，传来了零星的上夜班的人们走动的脚步声。他们已经谈了很长时间了。

唐光要告辞，李明从书架上拿出半瓶烧酒来，说：“大哥，还是把脸染红了再出去吧！”

唐光望了望他，满意地笑了：这孩子 in 残酷的环境中逐渐有斗争经验了！成长了！……

三

一辆咖啡色的小卧车从小什字滑坡而下，风驰电闪地拐了几个弯，在林森路上颠簸前进。

小卧车的后座上，斜躺着一个象头河马脑袋似的大胖子，穿了身美式军便服。他用厚厚的多毛的右手掌按在自己的额上，集中精力思索着即将出席的一个重要会议。

这个五十挂零年纪的人叫做许金城，原来是西南行辕、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少将总务处长，后来据说是退職经商，现在是“皇妃”歌厅、舞厅、餐厅、妓院的总经理，又是洪帮的大爷。只是有非常特殊的情况，他才去参加军政会议，而这，对外界说，也是极端保密的。

林森路是山城沿长江，东起陕西街口，西至十八梯上坎的一条较直的马路，是用来纪念国民党挂名的政府主席林森的。

这条马路的中段，曲里拐弯地歪下去一条支马路，直通江边的码头，叫储奇门。码头上，有供行人和汽车横渡长江的两种轮渡，地势十分险要。

从储奇门上正马路，沿林森路西行一二华里，路边高楼中断，是一大片开阔的南北两个广场，马路就贯穿其间。

路南至城墙垛子的广场上，万年青树形成的矮墙围着一

根又高又粗的旗杆，旗杆下和树墙附近，都立着荷枪实弹的警卫；马路北面的广场又一分为二，在相向的一对木质长方形双岗亭以南，是一个巨大的花坛，汽车一般是从花坛东边开进，从花坛西边开出来。岗亭以北进入大辕门，是一个练兵的开阔场地。

岗亭前面，总是立着八名全副武装、着毛料军服的警卫，荷枪实弹，虎视眈眈，越发把大辕门显示得凶恶、狰狞、森严。在这里，即使坐上当时最豪华的福特、道奇、雪夫兰等小卧车的国民党将级军官，也要经过盘问，出示证件，然后才由辕门的值星军官挥动黄旗，允许放入。

而许金城的汽车到时，只是他略微动了一下车窗绸帘，瞪圆眼睛望了几眼，值星官就发出了“立正！敬礼！”的号令。

练兵场北面，十多级石阶上去，有一个大礼堂，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将校级以上军官做纪念周、听报告、看戏和举行内部舞会的场所。

礼堂东西两侧甬道进去，穿过圆门，再爬十来级石阶，有东西两个大花园。花园以北，是两幢结实漂亮的大楼，为办公处所。

东边大楼后面，紧背一座五六百米高的小山，有一幢精致漂亮的小洋楼，楼前又立着两个穿高级毛料制服、象泥塑木雕一样的武装警卫。

小楼后面通地下室，这地下室是利用正方的岩石往下凿的，有六七十级石阶，但是为了使其更加坚固，在下到地下室去的拐弯抹角的道路两旁，每间隔一两米处，还排列了钢筋混凝土的粗壮支撑。

地下室有四个房间，大的两个是会议室、办公室，小的是卧室、电报房，四壁都用了高级防潮涂料，漆成天蓝色，经五颜六色的吊灯、座灯、壁灯、隐灯一照，宛若地下宫殿。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在山城的时候，这小楼是他的落脚点之一，他就经常在这里策划假抗日真反共的阴谋，指挥包围解放区妄图挑起全面内战的方略；那些个地下室，则是为他躲避日本飞机对山城的大轰炸为保命专门建筑的。

在办公大楼西楼二层靠北紧西的一个大房间，四周都铺设下钢轨，多股钢轨上头是若干层顶天着地的酱漆木档，木档靠滚珠轴承移动，木档上钉着各种比例、不同地区的军用地图。

屋里，安置了一个龙头大办公桌，足有四个一般九屉桌那么大，桌前放了一把能够转圈的大皮椅。桌上放着据说是秦汉时期的大瓷花瓶，下面托着古盘；还有晋砚，玉雕的笔洗，玛瑙笔架，象牙镂花的笔筒，等等。这里，过去是蒋介石，而今是他的代理人张群、朱绍良等召开高级军政会议、特工会议的所谓作战厅。

厅里，摆了许多沙发，其中两个黑牛皮蒙面、足有一米半宽的大沙发，还是按照蒋介石在时的式样，摆在长条儿的两头。

据说，以前蒋介石搞得疲倦了，或者在政治上、军事上遭到败北时，就曾把他那瘦骨棱棱的干枯身子往大沙发上一摆，闭目养神。那时，从门外看去，他好象一具骷髅似的，只露头脚于外，而不见其身軀。

这天，当许金城走进作战厅，向早到的少将、中将领们点头拱手后坐下，尚喘息未定时，一个中将副长官就宣布应变会议

开始了。

这位中将副长官中等身材，白皙皮肤，略微显得虚胖，鼻子下蓄了一撮日本胡子。他操着不算熟练的京腔，分析形势说：“现在，共军刘伯承、邓小平部，在强渡黄河，进军鲁西南后，跟国军打了几仗，互有伤亡。他们竟采取连续作战的方针，越过陇海路和黄泛区，一直向南，插入大别山，前锋已抵达长江北岸的武穴、团风。共军的这一着棋是很厉害的，进军大别山，不仅可与那里的土共合流，而且他们还可以东胁南京、上海，西窥武汉三镇，南下九江南昌，好比是一把钢刀，插进了……插进了……这个……这个、这个，插进了……”

他拿出手绢擦了一下嘴皮子，立刻转变话题道：“当然罗，就目前的情况看，对我们西南的威胁还不太大。然而，然而，知己知彼，方能够百战不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共军行军作战的神速性，如果他完成了西图武汉的态势，未始就不可能窜入川中。共军陈赓所部，也流窜到豫西、陕南一带集结，设若他越过大巴山进入通南巴地带，跟在那里活动的土共所谓双枪陈大姐合流，我这西南重镇，岂非危如累卵了！”

“总裁明示，一方面，要加强大西南的防务，不让共军轻易入川，以奠定戡乱建国之基；另一方面，我等都是总裁的学生和部下，理当抱定反共到底之决心，要准备破釜沉舟之计，要有背水一战的忠勇精神，不成功，便成仁，力挽狂澜，效忠党国。”

他用唾液清了清喉咙，继续说：“这就是我辈的应变决心，这就是我辈的应变计划，这就是我辈的应变精神。即使，万一，果真，不幸，大陆都丢给共产党之时，我们也应当有两套布置，要使共产党只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不能取得治理的胜利，

只能取得军事上短暂的胜利，不能取得政治上安定的胜利，不能取得经济上建设的胜利。

“我们一个是加固川东北的防御，堵住共军这股洪水；我们还要预作准备，组成一支庞大的地下军，与共产党周旋到底，直等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我们好在杜鲁门总统的帮助下收复失地。那时，论功行赏，颁勋晋级，我在座衮衮诸公，谁能料定不有几人垂名青史，为后世仰目呢！曾国藩类似名人，舍我在座诸公其谁？！哈哈！哈哈哈哈哈！”

他干笑着，装得洒脱的坐了下去。

“喂喂，我请问一句！”许金城摸了摸自己厚厚的嘴唇、宽肥的下巴道，“方才副长官谈到应变问题，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在我兄弟是非常之的万分拥护。不过这山城的共产党？唔！”

“山城的共产党嘛，已经不能成组织的活动了嘛！经过这次的打击，他的头子也到我们这边……哈哈！”白皙皮肤的胖中将不耐烦地盯了许金城一眼，继续道，“昨天有个战况密报，没有送给许兄？！”

“嘿嘿！嘿嘿！”许金城搭讪道，“根据那个战况密报，那姓刘的姓冉的头子，倒是真货。不过，下面抓的，好象油水不多，会不会是人家把线卡断了呢！我想要应变，这部分情况不弄清楚，是非常危险的！”

“唔！……”白皙皮肤的副长官感到许金城扫了自己的脸，本想发作，但是一想到此乃用人之秋，特别是想到蒋介石关于要用帮会力量的指示，他用舌尖舔了舔上下嘴唇，把一口气吞进了肚里。